

王守国 著

阮籍诗研究

中州古籍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杨诚斋（名万里，字廷秀，号诚斋）是最具“现代意义”的古代优秀诗人之一，其诗的卓异风格、艺术成就、时代意义、历史贡献以及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本书借鉴当代中西方诗学理论、艺术理论及众多相关学科的知识，带着自觉的宏观意识，将诚斋诗放在中国诗歌史和中国文化史的广阔背景上，进行细致深入、全面系统的微观研究，立足微观，折射宏观，在对诚斋诗的微观阐释中揭示出中国诗歌美学的宏观特征及发展走向，是国内第一本系统研究诚斋诗的理论专著。该书材料翔实，视野开阔，角度新颖，行文流畅，理论阐释与审美品相结合，理性分析与激情灌注相结合，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很强的可读性，对文学研究工作者、大学文科师生和广大文学爱好者学习、欣赏、研究诚斋诗和中国古代诗词都大有裨益。

目 录

宋诗话（代序）

陈祥耀（1）

I 思想论.....（28）

一、诚斋诗的爱国主义精神.....（28）

二、诚斋诗的人民性.....（41）

三、诚斋诗的精神美、人格美.....（47）

II 诗论论.....（54）

一、功能论.....（54）

二、诗味论.....（59）

三、新变论.....（66）

四、诗法论.....（73）

五、关系论.....（78）

III “活法”论.....（82）

一、广义“活法”的纵向考释.....（82）

二、诚斋“活法”的横向论析.....（123）

IV 妙趣论.....（149）

一、幽默诙谐的谐趣.....（151）

二、反常合道的奇趣.....（159）

三、富于智慧的机趣.....（165）

四、耐人品味的理趣.....（171）

V 自然论.....（181）

一、诚斋诗自然意象统计举隅	(183)
二、诚斋自然山水诗的美学特征	(205)
三、诚斋自然山水诗的哲学基础	(213)
四、诚斋自然山水诗的历史贡献	(224)
VI 语言论	(234)
一、通俗晓畅的语体风格	(235)
二、诚斋白话诗的历史地位及影响	(253)
VII 源流论	(264)
一、山水田园诗派	(265)
二、元和体	(269)
三、晚唐体	(276)
四、江西诗派	(279)
五、王安石	(286)
六、李白与苏轼	(289)
七、张耒	(298)
八、简短的结论	(299)
VIII 影响论	(302)
一、诚斋诗在南宋的影响	(303)
二、诚斋诗在元代的影响	(319)
三、诚斋诗在明代的影响	(323)
四、诚斋诗在清代的影响	(331)
IX 佳作类析	(351)
一、千载此情同皎洁 ——咏月诗论析	(351)
二、诗酒乐天真 ——咏酒诗论析	(374)
附录：诚斋年表	(409)

主要参考书目 (457)

后记 (4 3)

宋诗话（代序）

陈祥耀

顾炎武《日知录》云：“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势也。”唐诗之不能不降而为宋，亦势也。《沧浪诗话》谓唐诗“透彻玲珑”，“言有尽而意无穷”，宋诗则有“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之病；刘克庄《竹溪诗序》谓宋诗多“经义策论之有韵者尔，非诗也”；杨慎《升庵诗话》谓“唐人诗主言情，去三百篇近，宋人诗主言理，去三百篇远”，是轻宋诗也。吴之振《宋诗钞序》谓“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叶燮《原诗》以图画作譬，谓“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宋诗则能事益精，诸法变化，非浓淡远近层次所得而该，刻划变化，无所不极”；翁方纲《石洲诗话》谓“诗至宋人而益加细密，盖刻抉入里，实非唐人所能囿也”，是重宋诗也。夫诗乃语言文字之艺术，文字何能不工？无才无学，则鲁钝空疏，又何能为诗？此不待辩而明，沧浪何得不知？其意殆斥徒逞才炫博，弄奇于文字，致伤诗之性情兴会与含蓄耳。至宋诗议论之多，为社会背景与文学流变二者所演成，则沧浪诸人，不能尽明。盖宋代立国，势成积弱，而其扩大科举制，以文人知军政，士以应试入仕，不乏居高位有吏责者，究心时事，必深入实际，不能徒托空言；且承儒道释三家思想争昌竞盛之后，学者于此，不能不思所以取舍，故有宋为一士人深入思考政治与哲理之时代。缘此思考，而诗文遂多其议论。况唐诗既完成古近各体，且举国计民生、

仕宦隐逸、征戍乱离、山川胜迹、边庭风物、闺情旅况诸端无不
言，迈越前古而呈极盛。宋人继之，体裁无所创造，题材难于开
拓，亦唯有求新变于技巧与议论。其后金蒙入侵，国土沦丧，危
亡岌岌，反映民族矛盾，乃有唐人所未及见之内容。欲加比较，
则唐诗善抒情，以韵味胜；宋诗工言理，以意趣胜。唐诗较浑
厚，宋诗工委曲。唐诗以气魄雄伟胜，宋诗以意态闲远胜。唐人
豪迈者，宋人欲益之以幽峭；唐人粗疏者，宋人欲加之以工致；
唐人流利者，宋人欲出之以生涩；唐人平易者，宋人欲矫之以艰
辛；唐人藻丽者，宋人欲还之以朴淡；唐人白描者，宋人欲益之
以书卷；唐人酣畅者，宋人欲抑之以婉约；唐人多炼实字，宋人
兼炼虚字。唐诗多情事交融、情景交融之作，宋诗更多情理交融
之境。所谓技巧与议论之新变，大体如是。面目既不能无异，得
失亦自有不同。惟所比较，乃著其两端，中间相似，亦自不少，
无能截然分割。

宋初徐铉、李昉、王禹偁诗效白居易，魏野、林逋、九僧诗
效晚唐，体多柔弱；王禹偁气格较高，然伤直致；杨亿、钱惟演、
刘筠等效李商隐，为《西崑酬唱集》，间有佳作，而不免敷衍典
实，流为獭祭，失商隐涵情绵邈之胜。逮苏舜钦出，始以雄迈之
笔，转移五代以来卑弱之风；梅尧臣出，始以古劲之姿，开创宋
诗新面目。苏梅齐名，而诗风有异。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子美圣
俞》云：“子美气尤雄，万窍号一噓。有时肆颠狂，醉墨洒滂
沛。譬如千里马，已发不可杀。盈前尽珠玑，一一难束汰。梅翁
事清切，石齿漱寒濑。作诗三十年，视我犹后辈。文词愈清新，
心意虽老大。譬如天韶女，老自有余态。近诗尤古硬，咀嚼苦难
噉。初如食橄榄，真味久愈在。苏雄以气概，举世徒惊骇。梅穷
我独知，古货今难卖。”善状其异同。《答子美南京见寄》又称
苏氏：“其于诗最豪，奔放何纵横。间以险绝句，非时震雷
霆。”舜钦古体若《庆州败》、《己卯冬大雪有感》、《吴越大
旱》、《哭师鲁》，近体若《过苏州》、《淮中晚泊犊头》，酣

恣豪逸，为最佳。然负才驶气，常一往不复；又早卒，不得如梅之长年寝馈，刻意琢磨，故创获为逊。

梅尧臣诗所以开创宋诗新貌者，效杜诗拗朴之一体，衍韩孟峭硬之绪端，变唐调之谐美浮涵而为宋诗之质实演迤，铺叙则畅辞语之纵放，澡心则求意趣之生新是也。其作用则如《宋诗钞》引元人龚啸语：“去浮靡之习于崑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此所以为都官诗也。”叶梦得《石林诗话》评其诗：“尽变崑体，独倡生新。必辞尽于言，言尽于意，发挥铺写，曲折层累以赴之，竭尽乃止。”欧阳修《六一诗话》评：“覃思精微，以深远闲淡为宗。”《梅圣俞墓志铭》评：“其初喜为清丽闲肆平淡，久则涵衍深远，间亦琢刻以出轻巧，然气完力余，益以老劲。其应于人多，故辞非一体。”梅氏亦自言：“因吟适性情，稍欲到平淡。”“作诗无古今，欲造平淡难。”综其特色：一曰善用平淡涩硬之笔，于拙朴中见深厚悠远，如《陶者》、《田家语》、《汝坟贫女》、《悼亡三首》、《书哀》、《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岸贫》、《村豪》、《小村》、《淘渠》、《东溪》诸作。一曰善用纤余委备之笔，于琐屑中见生新婉曲，如《寄永兴招讨夏太尉》、《初冬夜坐忆桐城山行》、《寄滁州欧阳永叔》、《大风》、《东城送运判马察院》、《宁陵阻风雨寄都下亲旧》、《依韵和丁元珍见寄》、《得王介甫常州书》、《永叔内翰见索谢公游嵩书感叹希深师鲁子聪几道皆为异物独公与余二人在世因作五言以叙之》、《送弟禹臣》诸作。若《黄河》之雄浑，《龙女祠祈颶风》之清隽，殆亦“辞非一体”之类乎？惟过求生新古拙，故时有粗糙恶俗语；又多寻常酬答及咏食物用具等乏味之作。古今人有过于推求其疵者，亦有过扬其美而掩其疵者，皆不得其平。朱自清《宋五家诗钞》云：“平淡有二。韩诗云：‘艰穷怪变得，往往造平淡’。梅平淡是此种。朱子谓：‘陶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此是又一种。”于梅诗之平淡，体会颇真。

与梅尧臣并时，而诗之影响大于尧臣者，为欧阳修。苏轼序《居士集》，谓其“诗赋似李白”，尧臣《和永叔澄心堂纸答刘原甫》，谓其诗似韩愈。永叔之似李白，不在笔墨之恣肆，而在风情之洒脱；其似韩愈，不在辞语之险诡，而在气格之恢振。《石林诗话》谓其诗“多平易疏畅”，然“专以气格为主”；《宋诗钞》亦谓“其诗如昌黎，以气格为主。昌黎时出排奭之句，文忠一归之于敷愉，略与其文相似也”。永叔诗得力昌黎，然不袭其貌，而得其用笔之伸缩离合，变其恢诡而为疏畅和易，即所谓“敷愉”也。古体若《食糟民》、《奉答子华学士安抚江南见寄之作》、《送张洞推官赴永兴经略司》、《边户》、《答扬辟喜雨长句》、《南獠》、《答朱桱捕蝗诗》之议论政治，《水谷夜行寄子美圣俞》、《洛阳牡丹图》、《啼鸟》、《百子坑赛龙》、《巩县初见黄河》之状物态，《丰乐亭小饮》、《寄圣俞》、《读书》、《绿竹堂独饮》、《书怀感事寄梅圣俞》、《送张屯田归洛歌》、《春日西湖寄谢法曹歌》之抒情怀、述经历，皆从实处出发，熨贴条达，而立意用笔，又时有曲折清峻之致，以议论见长，又时有深情行乎其中，叶险韵僻韵，皆工稳无艰难勉强之病。其议论政治，反复申叙，又能提出具体主张，得其政论文之精神脉理；既显宋诗之切实，又不失唐人风致，质而不枯，既见学识，又不失性情，尤具特色。《石林诗话》又载其最得意《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明妃曲和王介甫作》、《再和明妃曲》三诗。《明妃曲》格调不异上述诸诗；《庐山高》句法过于似文，不免做作，实非其至。其古体短章之以风致胜者，尚有《风吹沙》、《晚泊岳阳》、《眼有黑花戏书自遣》等篇。近体疏畅中擅风致者，如《戏答元珍》、《丰乐亭游春》其一其三、《画眉鸟》、《别滁》、《梦中作》、《唐崇徽公主手痕和韩内翰》、《集禧谢雨》诸章是也；疏畅中见气格者，《招许主客》、《赠王介甫》诸章是也。

早岁受知欧阳修，修以李诗韩文期之者为，王安石。然安石

生平论诗，尊杜而不喜太白，故受杜影响深。《冷斋夜话》谓：“舒王言欧公，今代诗人未有出其右者。”实亦尊崇韩、欧，濡染其格调。《漫叟诗话》谓王作《岁晚》诗，尝自比谢灵运，而柳宗元称为唐之谢灵运，故其诗又受康乐、柳州之影响。根柢所在，为此数家；然又博览唐人诗，融通变化，自成一宗。安石议政之诗，见解时有泥古之病，通达不如永叔；《兼并》、《收盐》、《省兵》、《发廩》、《感事》诸作，说理过于抽象质直，不如永叔之能兼资情事。长篇叙事之作，过于繁冗，亦不如永叔之疏畅；其诗好谈禅理，永叔无此病。此其不如永叔处。然其工者之矜炼精致，工于嗟叹，凄婉含蓄，饶有余味，则胜于永叔，此亦其诗风格特色之所在也。《宋诗钞》评：“精严深刻，皆步骤老杜所得。而论者谓其有工致，无悲壮，读之久则令人笔拘而格退。余以为不然。安石遗情世外，其悲壮即寓闲淡之中。独是议论过多，亦一病尔。”颇得其要。其诗好点窜前人佳句，变化其意境，有工有拙；至于独运匠心，修辞炼字，刻意大谢，命意炼句，师法杜陵，所得有非同时他家可及者。古近体皆五言不如七言。五古《独卧有怀》、《凤凰山》、《道人北山来》、《客至当饮酒》其二、《强起》较佳。七古《明妃曲》二首、《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桃源行》、《陈桥》、《彭蠡》、《牛渚》、《书任村马铺》、《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其二、《众人》诸篇为最佳。五律《半山春晚即事》、《定林》、《送邓监簿南归》、《东阳道中》、《壬辰寒食》、《次韵冲卿过睢阳》较佳。七律《次韵酬龚深甫二首》其二、《次韵酬朱昌叔五首》其二、《登宝光塔》、《送彦珍》、《示长安君》、《思王逢源三首》其二、《次韵平甫金山寄亲友》、《予求守江阴未得酬昌叔江阴见及之作》、《次韵答平甫》、《葛溪驿》、《寄友人》、《读史》、《除夜寄舍弟》诸篇为最佳；《除夜寄舍弟》，清空一气，瘦劲盘折，又复含思凄婉，则深得杜陵《送路六侍御还朝》、柳州《别舍弟宗一》诸作之骨

力，而神情益为淡宕怅惘，尤为宋人七律新能事。绝句五言佳者如《题齐安壁》、《杂咏四首》其一、《梅花》；六言如《题西太一官壁》。七绝佳作最多，如《题画扇》、《元日》、《初晴》、《南荡》、《南浦》、《竹里》、《木末》、《初夏即事》、《北陂杏花》、《北山》、《出郊》、《中年》、《书湖阴先生壁二首》、《泊船瓜洲》、《金陵即事三首》其一、《乌塘》、《柘冈》、《颺也》、《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过外弟饮》、《题张司业诗》、《怀钟山》、《夜直》、《愍儒坑》、《暮春》、《登飞来峰》皆是。世谓安石诗最工绝句。如《诚斋诗话》：“五七字绝句最少而最难工，虽作者亦难得四句全好。晚唐人与介甫最工于此。”《竹庄诗话》引黄庭坚语：“荆公暮年作小诗，雅丽精绝，脱去流俗，每讽味之，便觉沆瀣生牙颊间。”《沧浪诗话》：“公绝句最高，其得意处高出苏黄陈之上，而与唐人尚隔一关。”所见有相同处。惟诚斋谓绝句以晚唐为工，未免无视盛唐；沧浪谓东坡绝句不如王，未免偏颇；唐宋人绝句格趣有异，出于时世推移，不能强同，“终隔一关”之语，不免为专唐昧变之成见。又谓安石诗暮年方妙，如《石林诗话》：“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造语用字，间不容发，然意与言会，言随意遣，浑然天成，殆不见有牵率排比处。”“王荆公少以意气自许，故诗语惟其所向，不复更为含蓄。”“后为群牧判官，从宋次道尽假唐人诗集，博观而约取，晚年始尽深婉不迫之趣。”《漫叟诗话》：“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非少作之比。”《宾退录》：“王荆公诗至知制诰乃尽善，归蒋山乃造精绝，其后比少作如天渊相绝矣。”前后有深浅，而“天渊相绝”，则言之太过。

王令逢源，高才耿介，极为王安石所重。诗学韩孟，惜年二十八即卒，未能大就。近体粗犷，句如《良农》之“歎岁糠糟绝，高门犬马肥。”《和洪与权逃民》之“常得民愚犹是幸，不然死等竟何为？”亦沉痛警拔。古体《偶闻有感》、《龙兴双

榆》、《原蝗》、《张巡》、《饿者行》，皆奇气纵横；《过扬子江》，学韩尤肖；若《暑旱苦热》，立意高，设想妙，既极警拔，又甚轩豁，求之昌黎、东野集中，亦不可得，真一时天才兴会之杰作也。

曾巩为唐宋古文八大家之一，然宋人彭渊材谓其不能诗，为江南第五恨；苏轼《记少游论文》谓秦观以为“曾子固以文名天下，而有韵者辄不工”，此殆不然。巩近体固多板质，佳句如《楚泽》之“盗贼恐多从此始，经纶空健与谁论？”《间行》之“转觉所忧非己事，尽从多难见人情。”《甘露寺多景楼》之“云乱水光浮紫翠，天含山气入青红。”寥寥无几。然古体则寓曲折峭劲于平实幽淡之中，与永叔、介甫，貌殊而工匹，亦得力于其文，《谢章伯益惠砚》、《雪咏》、《山茶花》、《辛亥三月十五日》、《追租》、《路中对月》、《听鹄寄家人》，可见其情致。

苏轼诗出入八代有唐，尤得力于李、杜、韩、白、柳及韦应物、刘禹锡诸家，于宋亦复借鉴欧、梅，故为李杜后又一大综合宗匠，宋诗气焰，至其诗而大张。其人才学既富，性又豪迈，于儒道释三家之思想，善为取舍融会，故诗境恣肆开阔，高远超旷；而言情状物，行所无事，又无不曲折条达，机趣横生。议论较多，有近于偈语，不免禅障者；然佳者皆理与情事景交融之作。《李杞寺丞见和腊日游孤山复用原韵答之》、《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八月十五日看潮》其四、《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画鱼歌》、《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答吕梁仲屯田》、《五禽言》其二、《陈季常所蓄朱陈村嫁娶图》其二、《鱼蛮子》、《连江雨涨》其一、《荔枝叹》、《和陶劝农六首》，关心民瘼，讥讽时政，皆发乎见闻，不落空洞。至于谛观宇宙人生，述其感触，若所谓“腐儒亦解爱声色，何用白首谈孔姬？”“富贵本无定，世人自荣枯。嚣嚣好名心，嗟我岂独无？不能便退缩，但使进少徐。”“崎岖世事人应笑，冷淡为欢

意自长。”“鸟囚不忘飞，马系常念驰。静中不自胜，不若听所之。君看厌事人，无事乃更悲。”“平生傲忧患，久矣恬百怪。”“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仁义大捷径，诗书一旅亭。相夸绶若若，犹诵麦青青。”“视下则有高，无前孰为后？达人千钧弩，一弛难再彀。下士沐猴冠，已系犹跳踉。欲将驹过隙，坐待石穿溜。”“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君看岸边苍石上，古来篙眼如蜂巢。但应此心无所住，造物虽驶如吾何？”“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一欢难把玩，回首了无在。却渡来时溪，断桥呼浅濑。”“欲除苦海浪，先乾爱河水。”“细看造物初无物，春到江南花自开。”“才大古难用，论高常近迂。……浮云无根蒂，黄潦能须臾。知经几成败，得见真贤愚。”“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小人营糗粮，堕网不知羞。我亦恋薄禄，因循失归休。不须论贤愚，均是为食谋。”“太山秋毫两无穷，巨细本出相形中。大千起灭一尘里，不知杭颖谁雌雄？”“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渊明独清真，谈笑得此生。”“周公与管蔡，恨不茅三间。……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教我同光尘，月固不胜烛。”“力恶不己出，时哉非汝争。”“少壮欲及物，老闲余此心。”“只知楚越为天涯，不知肝胆非一家。此身如线自萦绕，左旋右转随缲车。误抛山林入朝市，平地咫尺千褒斜。”“一气混沌生复生，有形有心即有情。共见利欲饮食事，各有爪牙头角争。争时怒发霹雳火，险处直在嵌岩坑。人伪相加有余怨，天真丧尽无纯诚。徒自取先用极力，谁知所得皆空名。”“籴米买束新，百物资之市。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当欢有余乐，在戚亦颓然。渊明得此理，安处故有年。”“老马不耐放，长鸣思服舆。故知根尘在，未免病药俱。”“老鸡卧粪土，振羽双瞑目。倦马驱风沙，奋鬣一喷玉。垢净各殊性，快惬聊自沃。”“万物互起灭，百年一踟躇。漂流

四十年，今乃言卜居。且喜天壤间，一席亦吾庐。”“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人间无正味，美好出艰难。……此心苟未降，何适不间关。”“上天不难知，好恶与我一。方其未定间，人力破阴鹭。小思待其定，报应真可必。”“轩裳大炉鞴，陶冶一世入。纵横落模范，谁复甘饥贫？”“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自从半夜安心后，失却当前觉痛人。”则体察深切，妙悟过人，六通四辟，大能益人知慧；虽略偏于说理，情趣寓焉，固无损其兴发感动之力量。此其境界有陶李杜韩所未辟者，又得谓宋诗无新开创乎？其诗俯拾诸邻，最善取譬，或博喻联翩，或奇妙惊人。《百步洪》其一，为博喻之代表：“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修鳞半已没，去意谁能遮。”“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城市不识江湖幽，如与螭蛄语春秋。试令江湖处城市，却似麋鹿游汀洲。”“美人如春风，着物物未知。羁愁似冰雪，见子先流澌。”“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有如黄河鱼，出膏以自煮。”“人似秋鸿来有信，事如春梦了无痕。”“君家蜂作窠，岁岁添漆汁。我身牛穿鼻，卷舌聊自湿。”“枯松强钻膏，枯竹欲沥汁。两穷相值遇，相哀莫相湿。”“春风如系马，未动意先骋。”“千山动鳞甲，万竹酣笙钟。”“百年不易满，寸寸弯强弓。”“菱人常念起，夫我岂忘归？”“我观大瀛海，巨浸与天永。九州居其间，无异蛇盘镜。”则其奇妙者。轼诗论艺，如《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云：“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知非诗人。”《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云：“细观手面分转侧，妙算毫厘得天契。始知真放本精微，不比狂生空客慧。”则传神与写真并重，故其诗之状物抒情，有极生动逼真，详略自由，虽杂以议论无害者。如《江上看山》、《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石鼓歌》、《王维吴道子画》、《真兴寺阁》、《病中闻子由得告不赴商州》其一、《题

宝鸡县斯飞阁》、《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游金山寺》、《戏子由》、《望湖楼醉书五绝》其一、二、五、《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法惠寺横翠阁》、《饮湖上初晴雨后》其二、《于潜女》、《有美堂暴雨》、《无锡道中赋水车》、《与毛令方尉游西菩寺》、《雪后书北台壁》、《送春》、《南园》、《和晁同年九日见寄》、《韩干马十四匹》、《读孟郊诗二首》、《送参寥师》、《舟中夜起》、《大风留金山两日》、《初到黄州》、《定惠院东海棠》、《南堂》其五、《栖贤三峡桥》、《题西林壁》、《郭祥王家醉画竹石壁上》、《同王胜之游蒋山》、《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游宝云寺送唐垕赴鄂州》其二、《白水山佛迹岩》、《迁居》、《白鹤峰新居欲成夜过翟秀才》其一、《夜梦》、《汲江煎茶》、《六月二十日夜渡海》，皆是。苏诗在诸大家中，气机最为流走，譬叙最为灵活，又严密明畅而不弱，此宋诗之最见才学与工于驱使文字者，在古典诗史上，独创一种大规模与一种新风格。其激越沉郁不及李杜，则处境不同，感应不同，不能强似。然过恃才学，掉以轻心，信手漫成，轻滑率易之病亦时见之，貽讥严沧浪辈，非尽无故。绝句如《东栏梨花》、《中秋月》、《梅花二首》其二、《东坡》、《金山梦中作》、《惠崇春江晓景》其一、《赠刘景文》、《食荔枝二首》其二、《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微四黎之舍》其一、《纵笔三首》、《澄迈驿通潮阁》其二，或神韵天然，或意境清真，皆有含蓄不尽之妙，可与唐人及王安石佳作较量长短。昔人评苏诗者，如《彦周诗话》云：“词源如长江大河，飘沙卷沫，枯槎束薪，兰舟绣鹢，皆随行矣。”《竹庄诗话》引《蔡百衲诗评》云：“天才宏放，宜与日月争光，凡古人所不到处，发明殆尽。万斛泉源，未为过也。然颇恨似方朔极谏，时杂滑稽，罕逢蕴藉。”王士禛《古诗选凡例》谓其“七言长句之妙，自子美、退之后，一人而已”，《渔洋诗话》谓其诗“似《庄子》”，《题东坡集》谓为“字字《华严》法界来”。

《宋诗钞》云：“气象宏阔，铺叙宛转，子美之后，一人而已。然用事太多，不免失之丰缛，虽其学问所溢，要亦洗削之功未尽也。”《说诗啐语》云：“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锡铅，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化，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瓠北诗话》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而成一代之大观。今试平心论之，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而其不如李杜处，亦在此。盖李诗如高云之游空，杜诗如乔岳之矗天，苏诗如流水之行地。读者于此处着眼，可得三家之真矣。”“坡诗不尚雄杰一派，其绝人处，在乎议论英爽，笔锋精锐，举重若轻，读之似不甚用力，而力已透十分。”“坡诗实不以锻炼为工，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一似全不着力，而自然沁入心脾，此其所独也。”“昌黎之后，放翁之前，东坡自成一家，不可方物。……昌黎放翁，多从正面铺张，而东坡则反面旁面，左萦右拂，不专以铺叙见长。昌黎放翁，使典亦多正用，而东坡则驱使书卷入议论中，穿穴翻簸，无一板用者。此数处，似东坡较优。然雄厚不如昌黎，而稍觉轻浅；整丽不如放翁，而稍觉率略。此则才分各有不同，不能兼长也。”《昭昧詹言》谓苏诗“随意吐属，自然高妙，奇气峰兀，情景涌现”，“然其才学太富，用事奔凑，亦开俗人流易滑稽之病”。《艺概》云：“东坡诗打通后壁说话，其精微超旷，真足以开拓心胸，推倒豪杰。”“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得诀只在能透过一层及善用翻案耳。”“滔滔汨汨说去，一转便见主意，《南华》、《华严》最长于此。东坡古诗惯用其法。”“东坡《题与可画竹》云：‘无穷出生新’，余谓此句可为苏诗评语。”较能得其气概。

苏门四学士，黄庭坚别树一帜，为“江西派”宗主，当别

论。余三家，晁补之诗骨力最坚苍，张耒诗情趣最畅适，而后世得名不如秦观。观五古受“选体”影响颇甚，七古律诗机调俱平，实不及二家；独七绝如《泗州东城晚望》之“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春日》之“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秋日》之“蒹葭深处疑无地，忽有人家笑语声”等句，风韵胜于二家耳。

《沧浪诗话》所讥以议论、书卷为诗者，最集矢于黄庭坚。庭坚诗在宋人中，议论实不为最多，且颇剪裁含蓄，不为直截语；其不足处在内容多儒道常理及禅门机锋，少新鲜创辟之谈。其用典可厌处，在咏物馈饷之作，中乏深意，徒资故事为搬弄；其意境佳者，固不因用典而病。其抒情诗亦颇务曲折含蓄，但意境深厚，真能使人肠回魄动者亦鲜。叙事诗除《流民叹》、《上大蒙笼》、《劳坑入前城》、《按田》等篇外，并少触及民间疾苦、国家大政。其人之才学，并不特见雄富，其诗之意境，并不特见高妙，所以独享盛名，几欲匹配苏轼者，特以具有独到之功力技法。功力技法，要在炼气与炼句二者。盖能合杜诗律句之拗调，绝句之横放，后期古体之朴老；韩诗之排奁与险硬；义山之琢句与用典，而一炉烹炼之。多使逆笔，多用峭起、猛转、硬煞法，气内敛而横出，调拗折而涩硬，奥衍劲峭之中，时复有妖丽晶莹之韵，故常语能抑遏为艰辛，理语或不失乎情致。此其所擅，已足为后人立一法门，资其继续开拓，故亦独有千古也。《东坡题跋》云：“鲁直诗文如螭蟠江瑶柱，格韵高绝，盘餐尽废；然不可多食，多食则动风气。”《昭昧詹言》云：“入思深，造句奇崛，笔势健，足以药滑俗，山谷之长也。”“山谷之不如韩杜，无巨刃摩天，乾坤摆荡，浑茫飞动，浩然沛然之气。而沉顿郁勃，深曲奇兀之致，亦所独得，非意浅笔懦调弱者可到也。”“山谷死力造句，专在句上弄远，成篇之后，意境皆不甚远。”曾国藩《题彭旭诗集后即送其南归》谓黄诗：“造语迫无垠，琢辞办倔强。伸文揉作缩，直气摧为枉。”陈三立《为濮青